

飞虎传

隋发升



山东文艺出版社

飞虎传

隋发升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29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300

书号 19331·40 定价 1.40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回	赵雄飞仗义救春玲 张脱皮逞凶踢生非.....		5
第 二 回	“硬兄弟”重聚百家屋 赵雄飞回到兄弟船.....		19
第 三 回	大虎率众起哄 二虎力挽狂澜.....		29
第 四 回	大虎慷慨送友 杨波机智杀敌.....		43
第 五 回	赵家乔大虎借粮 青虎庄杨波锄奸.....		61
第 六 回	孙长云暗扎海口镇 白牡丹明入王家院.....		76
第 七 回	九头狐被召谒龟鱼 孙长云巡视逼王魁.....		89
第 八 回	大虎独闯税务所 杨波智闹青龙汪.....		98

第 九 回	大虎百思小黑屋 杨波揭秘火岩洞	111
第 十 回	梁营长绑架九头狐 赵雄飞生擒梁大牙	124
第 十 一 回	三雄受命入狐穴 大虎探院救丫鬟	137
第 十 二 回	孙梅新保命变节 孙长云“钓鱼”放线	148
第 十 三 回	九头狐行计摆小灶 赵雄飞用智进内院	159
第 十 四 回	赵雄飞二进税务所 张希昌初夺“夜天下”	171
第 十 五 回	五英烈血洒烽火崖 杨书记遇险鬼愁谷	183
第 十 六 回	孙常胜截捕堵胡同 宋胖子查船盯码头	193
第 十 七 回	大虎虎胆保电台 小凤思乡吐身世	207
第 十 八 回	小凤初次见世面 大虎智勇闯三关	221
第 十 九 回	小凤踏进新天地 母女奇遇诉苦会	232
第 二 十 回	姜小凤执意参军 赵雄飞意外定情	245

第二十一回	九头狐用心良苦 赵雄飞深夜私会	257
第二十二回	九头狐舌辩保大虎 白牡丹说媒试小凤	266
第二十三回	姜小凤内院盗钥匙 杨书记地道授机宜	278
第二十四回	杨书记组织反“清街” 张希昌推理断疑情	292
第二十五回	杨书记“钓鱼”布疑阵 张希昌“牵牛”行反间	301
第二十六回	赵雄飞夜访“机灵鬼” “机灵鬼”智盗“爱斯”鸽	312
第二十七回	“锄奸队”掏窝“林老师” 孙长云转移指挥所	324
第二十八回	“锄奸队”生擒宋胖子 赵雄飞武除“花面人”	338
第二十九回	姜小凤暗盯“小花青” “飞虎队”激战“暗杀团”	352
第三十回	“锄奸队”兵进地下道 赵雄飞巧布酒肉兵	363
尾 声		375

引 子

一九三九年冬天，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胶东，国民党军阀官僚，望风披靡，有的卷起细软，逃之夭夭；有的不战而降，摇身一变，或当了汉奸，或当了二鬼子。他们各树一帜，火并抢夺，乱出了二十四个各霸一方的抢钱司令。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在日寇的卵翼和纵容下，趁火打劫，为虎作伥，大发国难财。日、伪、顽一体，把中华民族的一个美丽半岛，折腾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遍地腥血，满街狼犬，胶东八百万同胞，被抛进水深火热之中。黄海之滨一个六百多户的渔家镇子青虎庄，笼罩在盘踞海、陆的日、伪、顽同时蹂躏劫难之下……

青虎庄西边五十里路的临海县城龙头里，由占据我青岛市的日寇第五混战旅团设防。他们从青岛向东顺着一流海边，布成一条长蛇阵，尾巴甩在地处青威路、青烟路的咽喉——青虎庄身东的海路门户海口镇。县城住着鬼子的井岗联队司令部和两个大队，由性情粗野、身体矮黑的联队长边田大佐指挥。他派出一个独立中队进驻海口镇，队长龟鱼，性情狡猾而暴躁，他控制着两个中队的伪军。

青虎庄背山面水，坐落在五虎湾的尽东端。青威路从庄子中间东西横穿而过，向东奔向十里远的青虎河下游西岸、海陆贸易兴隆的海口镇，这之间挺立着南北相对的青虎山和白虎山。庄前是一片开阔的金色沙滩，滩前是浩瀚的黄海，一里方圆紫盈盈的小竹岛，突立在湾门前。庄后是巍巍剑拔的七峰山，葱茏苍郁，气势磅礴，犹如一排腾空的骏马，东西追逐奔驰。山峰险峻，给海湾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风。遍山是密密层层의松柏和柞林，呈现出国画里描绘的浓厚色彩。湾的西北部，从七峰山分支向南环绕，伸出一座高高的青龙岗，绕向湾的南部，弯曲起伏地奔向东南，在青虎庄的正南方屹然而立，出现一道南北一里多长的峭壁，与东面隔着一里水路的小竹岛，遥遥相望。这青虎山、白虎山、七峰山、青龙岗和小竹岛，四周环抱，恰将五虎湾围成一个十里方圆，好端端地托着五个村庄。青虎庄犹如虎头，向东虎视眈眈，静而犹动地屹立在两县的分界处。

青烟路从青虎庄以西一里路处的丁字路口，分支向北穿过七峰山的断层豁口陡谷廊，又向东北方向伸去。由海口镇的海路，向南北各商埠港口的来往，也极为方便。因此，这青虎庄天然形成了胶东腹地海陆交通的枢纽，谁只要把青虎庄这个“喉头”掐住了，就控制了胶东腹地交通中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险要，所以鬼子把一个伪军中队，驻进青虎庄。青虎庄是日寇调兵遣将镇压和掠夺我胶东人民的必经关卡；而且五虎湾物产丰富，每年仅鱼税和集市上的税收两项，就可得几万元的光洋。青虎庄又是胶东“一一·四”暴

动〔注〕的发起地之一。因此，日、伪极端重视五虎湾和青虎庄。龟鱼来到海口镇不久，敌人又从青岛调来一个一百多人的海军陆战队，以更有力地与青虎庄遥相呼应，确保日、伪在胶东的海陆运输和通信联络。

中共青虎庄地下党建于一九三三年，由于数次遭受摧残破坏，庄里的革命三起三落。时至今日，八名共产党员依然牢牢地扎根在群众之中。去年腊月，我青虎区区委书记和青虎庄支部书记，先后遭到暗杀。到今年迎春花开的时候，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暗暗开始了。新任党支部书记张希昌，除了团结群众，巩固内部，想主动采取行动；可因为没经过上级批准，左右拿不定主意。

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加强对敌后抗日斗争的领导”的指示，坚持对青虎庄地下党和抗日人民的领导，决定派遣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组织部长杨波同志，去接任区委书记。县委刘书记向杨波交待说：“你现在利用河海渔汛季节进入五虎湾，恢复青虎区的斗争局面。侦破隐蔽在青虎区的大特务头子孙长云和他所控制的暗杀团、特务网。”刘书记接着说：“根据上级情报部门提供，孙长云从青岛潜入我县青虎地区。但有关这批敌特的任何具体材料，孙长云隐蔽在哪里，特务组织的情况如何，现在我们一概不知。你去是大海捞针，困难无疑是很多的，任务相当艰巨。这只有从发动群

注：“一一·四”暴动，系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的武装起义。

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入手，紧紧地依靠群众，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在实际斗争中去侦察线索，主动追踪，逐步向孙长云展开进攻，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刘书记最后对杨波说：“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尽快侦破这批敌特，打开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抗战局面。”

杨波带着这个使命，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

第 一 回

赵雄飞仗义救春玲 张脱皮逞凶踢生非

却说青虎庄古居七姓：赵、于、纪、孙、王、栾、张。王姓是坐地户，而赵姓中的人最多，又最穷。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赵姓和其他六姓中的穷兄弟，全是些穷打渔的撅腚汉。一户即便是有那么亩八分地，也都是些腓片大小兔子不拉屎的山岗薄地，或是海滩石岚盐碱地，出不上几担地瓜几升粮，几乎一年到头靠打渔捞海过日子。

青虎庄每逢五、十赶集，今天又逢上集市。早饭后，赶集的人从四面八方陆续向青虎庄走来。随着人流，从灰蒙蒙的陡谷廊走出一个风尘仆仆的红脸大汉，看上去这小伙子也就是个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膀大腰粗虎势势的，浓黑的剑眉下瞪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虎气逼人，刚毅的神情显出豪爽、勇敢、顽强的气魄。从他那严峻的面容上，和那深沉的眉宇间，透露出内心隐藏着一股不可压抑的怒火。他穿着一身黑灰色的破棉袄棉裤，袖口爆开了花，拐肘和膝盖露着窟窿，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双脸鞋；头发灰尘扑拉的钹钹着，像有两个月没剃了。他大手大脚，背着铺盖卷，走起路来，

大步流星；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凝神环顾着清秀翠绿的山岗和原野。他热切地瞧着惜别了数年的家乡景色，脸上浮起了骄傲的微笑，不禁自言自语：“还是家乡好啊！我大虎终究回来了！”四年前，他半夜从这条路离开了家乡；此时此刻，多少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年迈的妈妈，“硬兄弟”们的面容，在眼前亲切地浮动起来……

这大虎姓赵，名雄飞，小名虎子，老家青虎庄。他从小和前屋同年的异姓兄弟纪勇胜形影不离，简直好成一个头。他俩比本庄大户王魁的大儿王狸小一岁，比王魁的小儿王彪大一岁。王魁这两棵“刺槐”苗子，出门总是长袍马褂，见了穷人的孩子，好动手动脚地挑衅欺侮。有一次他弟兄俩打破了纪勇胜的头，纪勇胜的妈找到王魁的门上，王魁不仅不认他儿欺负人这壶醋钱，还说什么“顽童打顽童，打死不偿命；你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那时大虎他俩才十五岁，一听王魁这老家伙说横话不讲理，可气炸了肺。从此，他和纪勇胜捉成对，到那里去也不离帮。王家兄弟欺侮纪勇胜，大虎上；要欺负大虎，纪勇胜就上，死打硬拚地猛力反抗。久而久之，他俩反出了名，街坊叔伯大妈欢喜的不得了，把他俩比成一对小老虎。因为大虎比纪勇胜大一个月，又名叫虎子，所以就叫他大虎，叫纪勇胜是二虎。这样叫来叫去叫顺了嘴，竟变成他俩的别名了。王家兄弟见压不住他俩，就在富户子弟中拉帮子，专打他俩。机灵的大虎、二虎，就分头在穷人小伙伴中联合，大虎联合了十七个，二虎联合了十六个，往起一合，就是三十

多个。渐渐的，他们随着庄里穷、富两党斗争形势的渐趋激烈，各人站在各人家里的一方。晚上上街玩耍，经常冲突起来打群架。打来打去，他王家兄弟领的富户子弟，就自行起名“童子兵”；大虎、二虎领的穷家兄弟，就叫“硬弟兄”。

“硬弟兄”上山拾草砍柴，下海捉鱼摸虾，总是结伙在一起。大虎、二虎反抗性最强，也最有威望，一声令下，“硬弟兄”们一呼拉就冲了上去，紧紧地抱成一团，打不垮，滚不散。有时就埋伏在胡同夹道里、墙头上、树上、草垛里，哇的一声，砖头瓦块突然飞将出来，把“童子兵”打得七零八落，砸得鼠窜狗叫。由于大虎的名字占着个“飞”字，领头的又是两只“虎”，加上这帮小家伙反抗起来真有点神出鬼没的劲头，有人又叫他们是“飞虎弟兄”。这帮“飞虎弟兄”中有一个机灵鬼鼓动说：“我看，他们叫‘童子兵’，咱们就叫‘飞虎队’！”渐渐的，“飞虎队”的名字便传了出去。从此，“童子兵”再也不敢随便欺负他们了。

大虎家境贫寒，日子过得艰苦，没有一垅地，没有半条船半张网，自祖辈靠着租王家的船网打渔捞海度日月。他从懂事起，就跟着爹妈下海。有一次，跟着爹妈到威海卫去碰海参，误入禁区，外国鬼子开了枪，爹爹被打倒在舱里，妈妈受了伤。他急中生智，一个猛子扎下水去，钻到船尾，把着舵板，脚蹬手扒地推着船前进，一直推出二里远，他上船长起蓬帆，把着舵跑了回来。从那时起，他发誓要给父母报仇，与外国鬼子不共戴天。父亲死后，家里的日子更苦了，他白天打鱼帮工，晚上就跟着叔伯练武。暴动的时候，他和

二虎带着“飞虎弟兄”，跟着人家喊喊叫叫地呼隆了一阵子。暴动失败后，国民党五十四师展书堂带兵清剿，扬言“凡是参加暴动的，都是共产党，要斩尽杀绝”。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妈，知道大虎的脾气见火就着，又是独苗一根，就劝他出去躲躲。就这样，大虎心里顶着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背起妈妈给他拾缀好的铺盖卷，离开了庄子，躲了出去。先来到栖霞的一个大庄园打杂餬口。由于为朋友打抱不平，他烧了这家恶霸地主的粮仓，拔腿上了烟台。官府通缉捉拿，他没停脚就过海下了关东。可他到了大连没过三天，就被日本鬼子抓上火车，装进了闷罐，叮叮当当一直拉到了鹤岗煤矿，下了煤窑。从此，他一口气憋在里面四年多，受尽了鬼子和走狗的打骂凌辱。今年正月，他和部分伙伴联合起来，终于反出了煤矿，吃尽了千辛万苦，才挣扎着回到了家乡。

这时他走着，回忆着，不觉来到了公路的丁字路口。猛然间，发现东北方向里数路的地方，出现了围墙，里面有碉堡，心里惊道：“这就是人们说的据点吧？”围墙大门口站着一个穿黄军装持枪的士兵，他神情愣愣地停步自语：“家乡变了，回来还是当亡国奴！”他两眼火红，咬着牙根骂，“你们卖了祖宗，还有脸皮立在上，真是黑了心肠！”他猛然转过脸来，见一个老人来到身旁，便指着据点问：“老大爷，这碉堡里住的是‘勤劳奉仕队’吧？”大虎在东三省的路上，听说鬼子有“勤劳奉仕队”，百姓狠透了这些家伙。老人看着他的衣着和神情，心里发慌，压低声音说：

“没听说什么‘丰食队’呀。庄庄有保甲和‘维持会’，那据点里住的是皇协军。你这是从哪里来的呀？”“我是从关东回来的。‘皇协军’就是投降派吧？”“这，这，可不敢乱说呀！”大虎怒气冲冲：“他们不打鬼子，是些败家子！”老人心里忐忑，闷头急步向前走去。大虎蹒跚着紧紧跟上，边走边啦呱。老人见他气呼呼的，叹了口气道：“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哪。我从你的气色上看，在外面混的象是不大顺畅吧？”大虎很爽朗：“是啊大叔，有一线之路，我能撇下老妈下关东吗？咳，‘穷逃难，富上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被鬼子捉去挤油挤了四年。这不是，我如今两手攥空拳，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怎么出去的，又怎么回来啦。”大虎心直口快。老人恐慌地看了看四周，低声对大虎说：“这个年头说话，可得走三步看六眼哪。日本人不让咱五人一起走路说话。”“奶奶的，小鼻子简直是踏着咱的头顶拉屎啦！”大虎的眼睛射着火一般的怒光。

.....

青虎庄西门外，青威路北面七、八十步远的地方，有一片刚冒芽的青草地，靠着青龙河边，有片柳林，聚拢着好多乡亲，老大爷老大娘们拐着篓子、提着篮子，在卖鸡蛋。突然，一个身穿一色灰的家伙，毗着口金牙，上身长下身短，狗头蛤蟆相，贼眉鼠眼地钻进了人空子，瞅上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这少女一张白里透红的鸭蛋脸，一双水灵灵的杏子眼，一对水红的腮窝，红红的嘴唇，半含着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梳着一条粗黑乌亮的大辫，上穿毛月蓝，下着藏

青裤，拐着个圆篓，在卖鸡蛋和蜂蜜。那家伙心中惊道：

“这么美呀！真是‘仙山灵芝草，沙中一滴金，’罕见的乡间美女。好，天给我送来这一碟子美菜！”这家伙贼心陡起，凑上前来，见姑娘的篓里盛着三、四十个鸡蛋，中间栽着一罐蜂蜜，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毗着金牙向她挤眉弄眼，流里流气：“我买你的蛋和蜜，跟我到那边看看数数。”姑娘跟着出了人丛。这家伙放胆往林子里领，姑娘一看不是路，转身就往回走。他抓住姑娘的胳膊就往林子里拖，姑娘抓着一棵树没好声地呼救。人们被惊动了，一看是这等事，不少人气得怒骂；可作坏的是一色灰“地老鼠”，一个个又大眼瞪小眼地不敢吭气了。人丛里突然冲出了两个小伙子，挥拳奔向这家伙，这家伙回头瞪眼威喝：“找死啦，敢惹王家打更队！”两个小伙子一吐舌头停下脚步，相互对视一下退了回来。群众眼巴巴地干着急不敢出头。眼看着这姑娘要被拖进林子。就在这时，一个虎啸般的声音在人群后面冷丁间炸响了：“呔，住手！”人们惊得往两边一闪，一个红脸大汉怒不可遏地冲进了人丛吼道：“都不敢管，还能让二混子发疯不成！”

原来王家大院的打更队，一成立就是穿的一色灰，常常腰插暗枪，不分黑天白日地出来乱逛荡。五年前，王魁对我党领导群众准备暴动的侦破，就是用的这支力量。他们明处是人，暗地是鬼，百姓称他们是“二混子”。大虎喊叫着怒气冲天地抡了过去，满脸杀气地朝着这家伙一声压顶般的惊雷：“给我放手！”把铺盖卷往地下一扔，双手卡腰地趿开

双腿，好似立地金刚，气势威武不凡。大虎胸膛里的怒火一窜一张地向外冒：“只要我大虎回来了，就要煞你们这些家伙的恶道气。今天碰到我手里，不是你就是我！”地老鼠被这五大三粗的愣汉子惊得脑子一炸，身子一战停了手，蔑视地对大虎“哈哈”一声冷笑，出口就恶骂：“你妈个巴子穷叫花子，块头倒不小，你是活到头啦！”恶狠狠地指着大虎喝斥，“你狗咬耗子，再敢往前走一步，小心你的脑袋！”大虎气得脑门上往外跳火星子，一时剑眉倒竖，袖子一拂，点着地老鼠厉喝：“我今天就不要脑袋啦！”噌的一个箭步，虎威直逼地抢到地老鼠面前，出手啪的就是一巴掌，下面跟着一个扫堂腿，地老鼠扑哧一声滚了蛋，仰脸躺在地上，手拊脚蹬地咋唬大虎：“好小子，反天啦，你敢打王家打更队，没看好日子！”他疼得牙吡眼瞪摸索腿，干挣扎起不来。大虎看他倒驴不倒架，抢上一步，一脚踏上地老鼠的胸膛，愤怒地斥责：“你个臭土孙，对百姓坏得狗头上长角，鸡嘴里长牙。我今日非叫你尝尝叫花子的厉害不可！”煞下身去，亮开蒲扇般的巴掌，面对面地向地老鼠劈里啪拉左右开弓，那气势简直是“脚踩南海蛟龙，拳打北山猛虎”，把地老鼠打得鲜血直流，挖掙着两手苦苦央求：“爷爷饶命啊！好汉不打坐汉，知过必改，知过必改呀！”恰在这时，从人群的一侧跑来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人，急巴巴地撩起手来喊：“住手，住手，这还了得！”专心教训地老鼠的大虎，听他说了熊话，一抬脚，这个细高条的白面书生来到跟前，一手抄着大襟，咋唬着拦阻大虎。大虎一见，仿

